

郑州古话



法如塔

王学宾

法如塔位于少林寺东约900米处的塔沟,建于唐武周天永昌元年(689年),是少林寺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塔。塔沟村村名,即由此塔而来。进入少林寺景区大门后约前行三四百米,如果留心的话,就可以看到在数米高沟崖上的法如塔,只是由于塔周围有杂树荒草遮挡,一般游人很难留意。

法如塔是少林寺周围现存最早的古塔,也就是说,在此塔之前,少林寺周围没有任何古塔存在。那么法如是什么人?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显赫的地位?

少林寺自从被陀开创之后,达摩在此创立禅宗,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佛教界的历史地位。此后,达摩传慧可,慧可传僧璨,僧璨传道信,道信传弘忍,按照一代只传一人的接法方式,进行禅宗的传承。然而,到了弘忍之时,这种方式得到了改变。弘忍在接法后,大开法门,广招门徒,称为“东山法门”,门徒众多,出类拔萃的就有十大弟子,如法如、神秀、慧能、道安等。这么多的门徒,特别是十大弟子都有很大成就,谁来接法?

法如塔室内有《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》碑,此碑介绍了法如的生平:法如俗姓王,上党人,生于公元637年,19岁出家,经师指点拜弘忍为师(此年的神秀已经50岁,也是同一年拜弘忍为师的,也就是说,他与比自己大31岁的神秀和比自己小1岁的慧能同为师兄)。"祖师默辨先机,即授其道,开佛密意,顿入一乘,数缘非缘,两种都尽,到清凉地,入空寂舍,可谓不动真际而知万象者也"。说明法如得到了弘忍的印可和密咐。碑文还明确提出了达摩一系的传承系统:"天竺相承,本无文字,入此门者,唯意相传……如来泥日未久,阿难传未田地,未田地传舍那婆斯……南天竺三藏师菩提达摩,统隆此宗,武步东邻之国,传曰神化幽融,人魏传可、可传璨、璨传信、信传忍、忍传如,当传之不可言者;非曰其人,孰能传哉?"碑文还说法如一直扶持弘忍身边16年,直到弘忍灭度(674年)才离开双峰山到嵩山少林寺,并在少林寺开法。而这种开法的资格,只有正宗的继承者才有,按一代传一人的传法方式,他开法之后,别人就没有资格再开法。而此时神秀、慧能均健在(神秀逝于706年,慧能逝于713年),而且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,门徒众多。做为师兄弟,对于法如的开法,他们似乎都没有加以反对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法如应该是弘忍的正当衣钵继承人,称为“六祖”当无异议。

新书架

《幕僚》

侯清香

新任县令古立德的到来,使富商云集的洪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一切都始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——县令爷胡不来。

这是个底层混出来的人,长袖善舞,老于世故,行事圆滑。他混迹于官商之间,黑白两道通吃,最擅长空手套白狼,借剿匪、销烟、反贪的时机,巧立名目把洪江的地皮刮了三尺。一个无官无职的小小幕僚,竟然谁奈何不了他!

家大业大的余家风云商号亦没能躲过灾劫,被搜刮殆尽,家破人亡。余家大小爷余海风惨遭陷害,豪气干云的少年英雄阴差阳错下竟成了野狼帮的土匪头子,与胡不来狭路相逢。乱世风云,双雄对决,谁才能在规则塌陷的时代笑到最后?

随笔

读书,就是寻找

阮直

抛开为功名、为学历、为考各种证书的读书不论,每个读书人的潜在意识才决定着对书的选择——这就是寻找灵魂的对应点。

茫茫书海,浩瀚纷繁,你看哪类书、看哪本书,人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即便大家选择的是同一本书,但各自从中要吸取的营养仍是千差万别。要寻找什么那正是我们灵魂渴望滋润的需要,是一颗孤独的心灵对另一个灵魂的呼唤。因为人的内心永不满足自己的思维与遐想,我们阅读的过程也释放着心灵的“阿尔法”磁谱仪,用来搜索着与我们灵魂对映已有的知识。

阅读者都是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素质的基础之上,再去寻找,再去发现,再去融合,再去贯通,我们在阅读中就是在寻找自己。

如果不是偶尔地一次,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人床头放着的那几本书上看出他的职业、趣味甚至基本素养。迷上琼瑶小说的人没有几个是总经理;喜欢张爱玲的人也绝不会是女汉子;爱读余秋雨随笔的人大都不安心当村长;喜欢看人物传记的人多少都有点野心;钻研“相对论”理论的人绝不办“婚姻介绍所”。比如眼下,有人酷

爱周建人、林语堂的闲适小品,这些人绝不会是下岗女工和争分夺秒开出租车的司机,因为“闲适”对他们来说就是“危机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与文艺家座谈会上谈到了他的读书选择,习总书记说,他喜欢俄罗斯普希金的爱情诗,喜欢莱蒙托夫的《当代英雄》,更喜欢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习总书记还喜欢法国作家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,同时还喜欢法国画家塞尚和德佳的画作,喜欢英国的作家拜伦、狄更斯,喜欢德国的席勒、海涅,喜欢美国的海明威、惠特曼。总书记的读书选择都是人类文学史上的经典,是世界文化的精华,格调之高让我们仰视!

读书的经历就是在寻找自己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,每一个人对一本书从选择到爱不释手,都是因他的审美情趣、价值观念已经有了与作者相吻合的暗接口,无非是作者是读者的“代言人”,而读者的语言恰恰缺少这种艺术的、智慧的表达。

伟大的作家、思想家能把人们渴望的“形象”与“智慧”完美地、有文采地表达出来,那就是对应了读者要寻找的那个茬口,这也就是一本好书为什么会千古流传、万

世不朽的原因了。

我们在选择书籍与阅读的过程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价值;阅读就是用温暖的泪眼张望苦难的世界,为游走在平凡世界的灵魂寻找着生命的归宿。孤独,在每个人的世界里与生存同在,沾染着宿命的色彩,通过阅读天才作家的作品才是人类完成灵魂救赎的重要途径。没有宗教的信仰可以快乐地生活,但不爱阅读的人绝不会有诗性的幸福生活。

读书人的寻找也是痛苦的,因为灵魂也有缺氧状态,从而心绪浮躁,六神无主;读书时的寻找也是快乐的,因为好的书籍是安置我们灵魂的家园。当我们寻找到了所需好书,就是寻找到了心灵的老家,寻找到了情感的共鸣,就如我们自己“发现”了一样,发现了这世上还有那么一颗伟大的灵魂同我们凡俗心灵同频共振,这时你即便在茫茫长夜也不会觉得孤独。

人的真正孤独,并不是远离闹市,远离了人群,而是一生没有“灵魂的伴侣”,现实中寻找一个具体的人作为“灵魂伴侣”不易,但是在阅读中寻找这个“灵魂的伴侣”就不难了。在读书中,我们就能找到。



家在青山绿水间(国画) 陈庆民

西域风情

桂河大桥遐思

吴建国

桂河大桥位于泰国西北部与缅甸交界处的北碧府坎查那布里镇,距曼谷120公里。这座横跨桂河的铁桥,是二战期间数万盟军战俘与东南亚劳工用血汗和生命筑起来的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人们渐渐淡忘了这段残酷的历史,大桥现已成为泰国旅游线上一个常规的观光景点。游人如织,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,真诚地凭吊昔日血泪斑斑的战争伤痕。

1943年,日军为支援印缅战场的作战,派遣更多的军队进入缅甸,封锁滇缅公路,扼杀中国的国际物资供应线。强迫成千上万名被俘的英国、美国、荷兰、澳大利亚等国军人和当地民工及华人,在日军的强迫驱使下,修筑一条由泰国的班磅至缅甸的萨摩佛塔地区铁路,全长415公里。建造这座泰缅边界的桂河铁路大桥,因桥一侧的地势是险峻的群峰,有的路段甚至就开凿在悬崖峭壁上,工程十分艰巨。所以在修建过程中,牺牲了无数生命。因而,桂河大桥又称“死亡铁路”的咽喉。

战后重修的桂河大桥,是建筑在七座混凝土桥墩上的钢架桥,钢架上铺着枕木,铁轨一直从桥上伸向远方,横跨桂河,通向缅甸。每天有列车穿行在这条铁路线上,桥旁的游览客车也会不时往返。平静的河面上还常常漂过一艘艘游船,我们一行就是从上游激情满怀一路高吟《歌唱祖国》这样的歌曲,同其他船只上的许多国内游客遥相呼应着在大桥附近登岸的。醇酒美人,山光水色,船上的歌声响彻云霄,难怪桂河又被很多国人称作“小

桂林”。

沿着铁桥漫步,锈色斑驳的大桥显得凝重而凄怆,就像饱经沧桑的老人,仿佛无声地向前来参观的游人诉说着难忘的过去。灿烂的阳光照在桂河上,在河面洒下一层金辉。我一面端详着大桥上的钢梁或铁轨,一面沿着轨道旁的人行道向河对岸的缅甸走去。此时,电影《桂河大桥》中的画面不时在脑海中叠印,很难将面前的美景与当时惨烈的战争联系起来。然而,桥头矗立的两颗重磅炸弹模型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战场,黑色的弹身,红色的弹舱,在那儿无言地诉说着昔日那些惨绝人寰的日日夜夜。

桂河桥头不远处,是盟军战俘营的原址,如今是一座小型的战争纪念馆。一辆日本战时的蒸汽火车停放在入口处,黑黝黝得如挥之不去的噩梦。馆内陈列着许多当年战俘和劳工们使用过的简陋劳动工具、破烂衣物和各种生活器皿。几间经过复原的茅棚里,那些骨瘦如柴面容枯槁的战俘和腰间仅挂着一缕遮羞破布的劳工,形同野人。再现了当年惨遭日军奴役的盟军战俘绝望的生活。“经常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下醒来,发现躺在我身边的人已经在头天夜里死去,他们的皮肤像蜡一样惨白冰冷。”一位名叫亚当斯的战俘

在战后回忆道:“另一些时候,有人会在工作期间倒地猝死,成为秃鹫的腹中之食。”

距桂河一公里远的公路旁,是一片碧树环绕、绿草如茵的盟军公墓,有近七千名战俘的遗骸葬在这片肃穆的墓地里。墓园里一方方黑色大理石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,镌刻着死难者的姓名、国别与部队番号。那一座座无声的墓碑,无不说明战斗的剧烈和战争的残忍。一些旅行者大多是西方人,会静静地站在某座坟墓的前面,无声地哀悼殒命异国他乡的死军士兵。其实,这里安葬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“幸运者”,绝大部分死难者却无名地留在铁路沿线莽莽的荒山野岭之中。

夕阳西下时分,我恋恋不舍地从桥的那头往回走,这时,微风吹拂,晚霞璀璨,两岸景色绚丽无比。人们笑逐颜开,沐浴在一片和平的阳光下。战争硝烟已经远离桂河大桥,但是,世界并没有完全太平,恃强凌弱的现象仍时有发生。正当我在默默祈祷和平的当儿,一列从河对岸缅甸方向开来的蒸汽火车,拉着汽笛,喷着浓烟,缓缓地驶过大桥向泰国境内驰去。我站在那里,看着列车渐渐远去,一直消失在远方,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

驻足桂河桥头,我久久徘徊,静静地凝视着霞光照耀下的美丽桂河大桥,愿世界铸剑为犁,充满和平与爱;祝愿桂河永远碧波荡漾,再也不要战争;也祝愿桂河大桥永远挺立,那巍峨的身姿,无言地警示后世,莫忘历史!

绿微杂俎

古代的宫女

王吴军

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性喜渔色而荒于政务,所以,他们就在宫廷里蓄养许多女子,这些女子为皇帝、皇后以及嫔妃们服务,还要随时供皇帝淫乐,称为“宫女”。

西汉初期宫廷里的宫女只有十几人。汉武帝时,宫女有千人。汉桓帝时,宫女五六千人。晋武帝时,宫女上万人。南朝宋文帝时,宫女数万人。南朝齐东昏侯的宫女也有上万人。隋炀帝时,他的皇官遍天下,各处皇宫里都有很多的宫女。

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是唐玄宗,开元、天宝年间,宫女达到了四万人。

明朝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人,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就达到了四十万两银子,由此可知各个朝代用在宫女身上的费用。

宫女都是从民间挑选的,宫女必须出身于非医、非巫、非商贾和非百工之家,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。历代都规定,宫女取自良家子。宫女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。

清朝把选宫女叫作选秀女,每三年选一次,入选者都是八旗少女,汉女则不入选,这是为了保持满洲血统,但是也有利于广大汉民的安居乐业。清朝的宫女只有一二百人,有百人左右能够和皇帝接近。青春完全荒废的女子几乎没有,因为清朝规定,宫女未被皇帝看中时,二十四岁或三十岁时送出宫,另行择配。被选为宫女不是一件幸事。清宫中地位的的女性亲属加恩免选,比如太后、皇后之姐妹,嫡亲兄弟之女、嫡亲姐妹之女免选,嫔以上的亲姐妹免选,乳妈的亲生女也可免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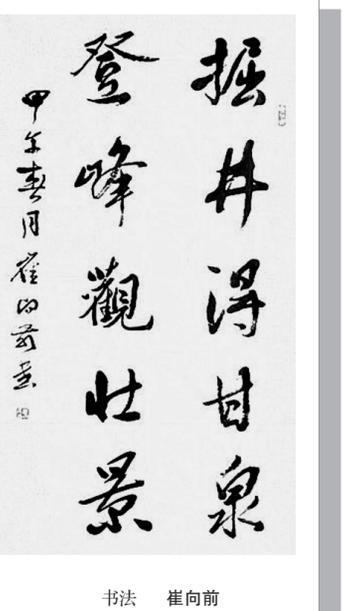
明朝的一位太后深感于宫女的不幸,她对嘉靖皇帝说:“女子入宫,无生人乐。饮食起居,皆不得自如,如幽系然。以后选女人入宫,无下江南,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。”于是,当时江南的女子就免于宫女的选拔了。

入宫的宫女中有一些是十岁左右或更小的女童,这是为了确保其处女之身,太后、皇后也喜欢年龄小一些的侍女。明朝的万贵妃四岁入宫,宋仁宗的冯贵妃九岁入宫,有名的陈后主宠妃张丽华,入宫时仅十岁。

元朝要求高丽国每年进贡美女,以示臣服。由此形成制度,明朝初期还在延续。明成祖的妃子权氏就是高丽女子。

不少女子是被父、兄主动送入宫中的,是希望她能获得皇帝的宠幸,以求全家的荣华富贵。

朝廷官员的女儿也是宫女的候选人,并且是重点候选人。凡主动献入宫中的,或者父、祖在朝廷当官的女子,比从民间入宫的女子更有机会引起皇帝的注意。这些人大多一入宫就被封上名号。普通的良家子尽管有美色,也很难被发现,比如王昭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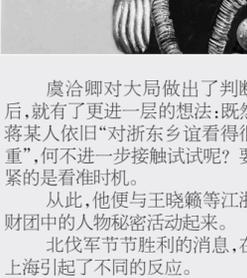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 崔向前

连载

押宝蒋介石

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

谢国平 著



一到广州,王晓籁立刻感到不虚此行了。

上海商界代表受到广州方面的热情欢迎,蒋介石还特意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宴款待。

蒋介石和王晓籁同为浙江人,更何况王晓籁的岳父楼映斋曾资助过蒋介石。当年蒋介石要到日本去留学,为借钱找王晓籁商量,王晓籁就到岳父处为蒋介石借了5000块银圆。

席间,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向王晓籁问起了虞洽卿等人的近况。王晓籁说洽老很郁闷,上海总商会长的位置不久前被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抢占了。

上海总商会是当时中国商业界实力最强。翻开总商会的会员名册,可以找到一连串令人仰视的商界大腕——“状元企业家”张謇、“面粉大王”和“棉纱大王”荣氏兄弟、“纺织大王”穆藕初、“地方自治领袖”李平书、“火柴大王”和“煤炭大王”刘鸿生,以及有“上海道一霸印,不如朱葆三一封”美誉的大商人朱葆三等。举国上百家商会唯其马首是瞻,堪称

中华“第一商会”。此会会长,无疑是全国性的商业领袖。“航运大王”虞洽卿好不容易当上了这个会长,却被傅筱庵赶下台,自然耿耿于怀。当然,傅筱庵给了孙传芳不少银子,虞洽卿也无可奈何。

蒋介石听后愤愤然,表示将挥师北进,与孙传芳决一死战,到时候给姓傅的一点颜色看看,又表示拿下江浙沪后,还请洽老、王晓籁及上海朋友鼎力支持。

王晓籁连连点头,表示届时一定同洽老等上海工商人士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

以后几天里,王晓籁奔走于广州工商界,为沪穗双方打通关节,还拜访国民党军政要员,均受到了热情接待。8月初,王乘苏州号轮船经港返沪。

相比之下,盛冠中低调多了,他在广州独来独往,只重点打探有关蒋介石的情况。王晓籁也太兴奋了,回到上海后,竟然到总商会报告南行见闻,对广东方面赞不绝口,称那里人心所向,各业发达,鼓动工商界打消顾虑,到广州去做生意。他的话传到孙传芳耳朵里,孙传芳

便以共产、赤化的名义通缉他,吓得王晓籁急忙躲进了法租界。

不过,王晓籁冒险向广州一行也有了回报,得到了国民党的青睐,知名度大大提高,开始名列上海滩的头面人物。20世纪30年代,上海总商会被改组为上海特别市商会后,他被连任主席一职。

盛冠中则是悄悄地回到上海,向虞洽卿详尽地叙述了广东的所见所闻。虞洽卿仔细听完介绍,微闭两眼想了好久。

虞洽卿连小学文凭也没有,但他善于学习,尤其是喜欢阅读报刊,多年读下来,能说能写,天下大事了然于心。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,从“二次革命”到军阀混战,从南方北伐到国共合作,虞洽卿看了太多政治人物的起起伏伏,这提升了他的政治智慧。

现在,综合媒体的报道和盛冠中的广东见闻,他预感到南方革命党人有望一统天下,蒋介石能成气候。

盛冠中还转达了蒋介石对他的问候,虞洽卿听后沉思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。

最激动的是上海总工会。

1926年7月9日北伐军誓师大会召开后,上海总工会迅速反应,7月11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。大会发表宣言,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,保证工人人身权利,工人有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自由等11条最低限度要求。

大会之后,上海的罢工浪潮一浪过高一浪。7月,有7万余工人举行罢工。8月,日商纱厂工人2万人举行了持续28天的罢工。自6月至9月,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。

上海商人们也积极行动起来。他们看出了孙传芳维持的所谓东南五省和平运动中用,转而谋求寻找新的代言人。虞洽卿还暗地里另起炉灶,准备建立一个叫上海商业联合会的组织。

两位国民党元老也来到上海,一位是钮永建,另一位是吴稚晖,他们以驻沪特派员的身份试图在上海建立国民党政权。但他们自知在上海国民党群众基础差,也没有什么兵马,因此很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的力量。

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,在上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。

州传来,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,归顺广州国民政府,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。次日,夏超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。

共产党人也加快行动,19日,为配合夏超的起义,中共上海区委组建了总指挥部,计划与国民党人钮永建控制的武装力量配合,举行武装起义,相约24日凌晨以军舰炮声作为起义信号,但是直到天明,信号未见。总指挥部发现情况有变,命令立即停止起义。

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尚未及发动,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。孙传芳在镇压了夏超起义后,连夜转回上海弹压。100余名工人被捕,10多位共产党员就义。

在孙传芳大刀恶狠狠地砍向上海工人时,他的主力大部分在江西已被北伐军歼灭。绝境之中,孙传芳改名化装秘密向天津,向奉系军阀张作霖请罪,表示东南大局听张作霖主持,还与张学良结拜兄弟,认张作霖为义父。张大帅那冷酷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喜色,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

的军事会议。会议决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,携军用票2000万元南下援孙。

消息传来,上海商界人士惶恐不安,人人自危。张宗昌是山东军阀,在各路军阀中,最为贪婪无耻,有“狗肉将军”、“混世魔王”之称。传说他是“三不知将军”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。张宗昌还有一支白俄军队,军纪很坏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

何况,那军票一来,生意还怎么做,生意人特别反感军票。

所谓军票,是指毫无准备金而靠大炮和刺刀强制发行的钞票,军队走到哪里,就在哪里“支付一切使用”。辛亥革命后,各省纷纷成立“护国军”、“靖国军”,宣布独立。各地军政府为了筹措军饷进行战争,就发行军用钞票。这类钞票在战地发行,本就是临时性质,一旦军队被打败了或者开拔了,军票不就是废纸一张吗?